

目 次

九月的玫瑰·····	戴當萊 R. Dieudonne
可憐的把戲·····	波萊斯 C. de Prolles
露瑞夫人·····	法郎士 A. France
嫉妬·····	波地 F. Boutet
他們的路·····	巴比塞 H. Barbusse
深夜的一吻·····	雷佳遂 L. Lacaze
死的朋那德·····	耶路沙 A. Arnoux
麗斯·····	壁薩 R. Blyet

可憐的把戲

波萊斯C. de Proles

這是在慶祝“不可信的真理”的第十版的筵席上，魯克薩才告訴我們他怎樣的才獲得寫這部著作的意識。我們連魯克薩在內一共六個。都是他的知友。這是郎佛哥，那位畫家，從憑着他講出這個奇怪的故事的。

“這是很簡單的，”魯克薩開始說，‘假如有一天我是想起了要寫‘不可信的真理’，這是因為在好久之前，環境將我陷到那種地步，使我沒有方法可以解脫……因了一件偶然巧遇的事情的結果，

我，魯克薩，便被迫着忍嚇的一月一月的過着，生怕自己被誤會是囚犯。我沒有可以辯白或推委的可能，我不時爲絞刑架所恐嚇着。

“是在這個環境中，我才被牽入了這個有規則的偵探小說一般的圈套中。這是在那個時候，我親愛的勒瑪，”他這樣說，掉過來向了我，“是在你請我到阿真廷去的時候。

“我的妻子在我之先就到巴特克斯去，我們在第二天要從那裏開船。

“我偶然耽誤了最末一次的約會，於是我便出我意外的有了幾點鐘空閑的時間。

“假如你們之中隨便那一個從根本上曾經改換你們生活過的，你們便會知道這種出人意外的空閑的時間在你手中是怎樣的奇怪。

“我的妻子將我們所有的行李都帶到巴特克斯去了。她將我們的船票，護照，以及旁的文件，連銀錢一併，都放在一個小手袋裏。

“我不知道在這裏等着這幾點鐘之內還不會開行的車子，究竟要怎樣是好。

“我感到了一種不可抑制的想望，想最後的向巴黎再望一眼。

“有好久的時刻，我僅是在旁道上亂走着，我的記憶裏充滿了各種的聲音，形象，舉世無匹的巴黎夜間生活的景況。

“後來有一刻，我有些被這些我早一刻還在尋找着的聲音和羣衆所煩厭了，我便走下一條我所發現的小弄。

“此刻我還清晰的記得，那時我是怎樣的在一家書舖的櫥窗前站了許久，看着那裝訂精美的書。當我正在這樣立着的時候，我聽見一點低微的聲音，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幾尺之遠，在一個黑角落裏，我看見一位婦人，一位年青的，一隻手伏在牆上，似乎要站不住了的模樣。當我更仔細的注視着時，我發現了那引我注意的聲音就是這個。雖然她看去並不像是一個窮婦人，但是她的牙齒抖着。

“我走近了她。我對你們說，我那時並沒有什麼存心。[#]第一件，我不過是好奇，或者，老實一點說，是因了真實的想幫助一個似乎需要幫助的人。

“當她見我向她走近的時候，這婦人最初似乎抖了起來。我不能斷說這是真的顫抖，還是假裝的害羞。但是在幾分鐘之後，我看出這面着我的婦人是在苦痛着。我並且看出她是在餓着肚子。她大約是失去了職業，好幾日以來又尋不着旁的可做的女工！她的破舊的而依然不離着的衣服，她的舊鞋，她的不好看的老式的帽子，這位可憐的女子的一切東西，都顯出窘迫的情形，或者，更壞的，她極力想掩隱的可憐。

“我使我自己不爲這有一眼忽促的觀察所武斷。我有禮貌的請問她，要不要我用手扶她一刻，一直到她這一陣的痛苦消滅了。

“她急急的向我望了一眼。然後我的貢獻接受了。這位婦人點一點頭對我微微嘉讚的一笑之後，便重重的憑在我的手臂上。

“我們走了幾步，然後這婦人又停住了。於是她又止不住的抖了起來。我開始非常的感到了一種肉體上的憐憫——幾乎是對於牲畜般的，假如你們肯任我這樣說——爲這個受着苦的人，雖然

我的天性本不是這樣的人，我依舊將這不認識的女子帶進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

“幾分鐘過後，一杯熱茶使她好了一些。我於是（以我的火車馬上就要離開巴黎為藉口）請她同我一陣就在這家店內一同晚餐。

“她答應的時候似乎臉紅了起來。她所說的這幾句話是從她嘴裏發出來的第一次的幾句。

“我除了接受你的盛意坐在你的對面之外，旁的沒有什麼能做，’她對我說，‘因為，在此刻，我依然是這樣的不快，在此刻要尋路回去，仍是不可能的。’

“她這樣向我解釋的時候，她微微的笑着。我在我的面前有一隻可憐的徬徨着的狗，牠不能決定拋下這送到她面前的精美的食盤。

“我看着這位不相識的人又振作了起來，我真感到很大的快樂。她小心着不想吃得太快。仍然，不由自己，她似乎貪急的吃着。屢次，她停下了吃，嘆一口氣，這樣解說，假如她不很開口說話，這是因為她的痛苦僅是在緩緩的消着。

“我也照樣的回答。我們沒有一個想愚弄旁人。

“對你們，我親愛的朋友們，直到這時，我整個的滿足着，感到我從飢餓中，或者甚至從死亡中（誰都不知道）拯救了一位不幸的，偶然的，一位年少的婦人，她似乎藉此得慶更生。但是，這將什麼一切都¹⁹敗了的，是在這位婦人吃飽了之後，道謝了我的盛意之後，她使用一種純然是兩樣的声音問着我，問我怎樣使她奉還她剛才從我這裏所受下的債。

“在幾分鐘之前，我會要竭力的不承認這個所謂債。但是在這時候，完全相反，我被一種特別的情感所征服了。好像一位向來是沉默的人，在逃脫了一次大危險之後突然會講話起來一樣，我祇是微笑着，稍帶冷峭的用輕淡的声音回答着。

“我所回答的究是什麼，我現在已記不起來。但是，這位不相識的人，在這一次，因了她直率而不拘束的回答，說她知道她所負債的限度及她要用怎樣的方法來償還，倒使我對她確實的感到了興

趣。

“經過了一霎很窘的時間之後，我又開始調弄着，聲明能使我滿意的酬報分明是很難得到的。於是，接着一陣包含了許多盡在不言中的微笑，那許多我不曾習慣的事，我對你們說，這微笑正代表了我的回答裏面包含着的危險。

“這位不相識的婦人酸笑着，帶着一種鄙夷的神氣，或者可說是侮辱，又有一點失望，好像她實際上希望她的恩人要更慷慨一些似的。但是她仍保持着以一種冷落的口吻對我說：

“很好，你不是預備將我隨便帶到那裏去的麼？你既然今晚就要離開此地，何不讓我今天就償清我所負的債？”

“這樣以後，因了我能挽住她的手將她帶到附近的一家旅館，對於這種快樂，我真不知要將我自己怎樣譴責才好。

“但是，假如你們之中任何一個在今天要聲明，他從來不會，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時會，以他過往的名譽來證明他決不會犯一次下劣的行動的，那

麼，我更要對他說，假如他不曾遇過像這樣一類的事，這是他所生活的範圍還很狹小。

“於是這時，我，魯克薩，便在晚上帶着這位不相識的婦人（顯然並不是專門馬路的閑蕩者），她不很願意的跟着我，到一家有傢具的屋內去。

“無疑的，你們會要對我說，我要第一次的欺騙我的妻子向她作出不名譽的行爲，同時也是對着這位婦人，我對她所要求的代價，在她眼中看來，無疑的，是較我所給與她的好處更值考慮。

“但是，我對於這位婦人所持的壞心想，不僅是一時的慾望，乃是要在這位婦人的眼中不使她以爲我是‘門外漢’。實在的話，這時在我心上突然浮起了一個可笑的意念，心想她或者是這樣，是因了適才不曾碰着一位慷慨的主顧可以混到一頓飯，於是便這樣做，想一點代價都不需的從一位過路的人身上再騙一頓飯。

“我始終不放鬆；這位不相識的人無可奈何的跟我走着。我們走到了我們臨時的公館，我將房門關上了以後，她似乎因了同一個不相識的人孤處

着，便更顯得不安。

“在這特異的時刻，我看出我的觀察是錯誤了，我便決定要溫和一點對待這位可憐的婦人。

“我立刻發現這位可憐的女子因了一人在這間房內，心上很感到苦痛。於是因了一點殘忍的意念，我便要求實行她所允許的事。但是突然，她開始哭了起來，而且似乎無法可以制止。

“這時，這位不相識的人於是便真被所謂異常的失望征服了，她開始暴烈的將我推開，吩咐我離開她。

“一種意念，這是我此刻講不出的，使我暴怒了起來。我想用方法強硬的使這個婦人屈服。以前所懷疑的事此刻證實了。這位婦人，她在她的瘋狂之中，不知怎樣從那裏尋到了一柄裁紙的小刀，便拿着舞了起來。當我對了她這種可笑的武器嘲笑的時候，她便向我喊着：‘假如你再要靠近我，我便割斷我自己的咽喉。人家便要說我是你殺的。’

“我於是便問她要我怎樣做。

“‘你必須出去，她喊着。

“迷惘着，一點也不能了解這個似乎可笑的奇遇，我便走了出去。

“外面街上寒冷的空氣使我很快的又清醒了過來。我看見我使我自己鑽進去的這個冒險是怎樣的可笑。我走了好久，反復的想着這位可憐的孩子的特異的行動，她的易變的皮氣，矛盾的態度。

“然後，突然的，我感到不安起來：我覺得這是至愚的事，將一個幾乎要瘋了的女人孤單的拋在一處，而我自己走了出來，一道可怕的意念鑽進了我的頭腦：‘假如她自殺了呢？’我這樣想着。

“從這時起，我的心意便打定了。我決定回去，站在這一點的地方，看這個古怪的女人是不是離開了旅館。

“急急的，不知究是被痛苦或疑慮所擾，我急急又向回走來。走到街角，我被一大羣的人阻止了不能前進。一個過路的人，他並不曾注意到我臉上鬼一樣的表現，這樣回答着我的詢問：

“他們正在那裏將一個剛才被謀殺了的少女的屍首從旅館裏移開。”

“我逃了。一部火車在幾分鐘之後就要開走。我僅僅趕得及跳上去。待我的感情平復了之後，我肯定我這樣的舉動是最恰當的。萬一我被人疑惑了呢？我怎樣能將這可怕的巧遇解釋清楚？我怎樣能使旁人相信這野蠻的真情？

“我在夜間到了巴特克斯，第二天早晨，我從報紙上讀到一段小的新聞，說到偵探怎樣在設着線索，以便謀殺這個不幸的婦人的凶手可以不致逃脫，這個婦人，從她身上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是被謀殺的。

“我正私心的歡喜着，我不曾在那個我什麼都記得很清楚的旅館中遺下一點經過的痕跡。突然，在輪船正在離碼頭的時候，我急急的作了一個動作，好像是神經的反射一般。將一隻放在我旅行提篋的一旁，我發現我的日記簿遺失了。一點點的錢，幾封寫給我的信，裏面所有的已足十倍的證明我所做的事。我現在清曉的記得，這個簿子除了是在

那間房內之外決不會再在旁的地方，這是我像電一般的立刻就記起來的：就在那間發生罪案的房內，就在那間祇有我一人知道這所犯的並不是有罪的房內。

“真講不出那整星期的，整月的我所過的苦痛的生活。我以特別的原故爲藉口，改了我的名字。我在我妻子整個的對這種不需要的仔細詫異之下，假着一切能掩去我過往的蹤跡的舉動。

“十年之後，當我返來時，當我已經爬到了這名譽的梯子的最上一級時，我不瞞你們說，當警察們在我上岸時循例的驗我的護照時，我仍是難過得抖了起來。

“從那時以來我所過的生活是怎樣，這都是你們清晰的知道的。我從河真廷所寄回來的那些著作，從那古怪的國內小街上寄來的，已經使我成了一位犯心理學的專家。於是便是這樣，一位訴訟的辯護士，我們認識的，有一天，便請我去參觀一件他所辦理的過犯的欺詐案，他的意見，以爲這樣再使我高興不過了。

“她是，’他對我說，‘她是我們所謂那專以“可憐的把戲來欺詐”的首犯。她從幼年起便開始這種不正當的行動。她的積案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當我從這位辯護士的手中，見了他所給我看這張警察廳所拍的照像，認出了這個婦人之後，我覺得我真快要瘋了，這個不相識的婦人，這個十五年以來我都肯定的承認她是我的被犧牲者的。我以旁的藉口辭去了他的邀請。”

“那麼，那個被殺的婦人是怎樣的呢？”我們中的一個這樣問。

“是由於湊巧，在我離開我的房間之後，在附近的一家旅館內，恰巧有一位可憐的女子被人謀殺了。她的凶手逃脫了幾月之後，後來終被捉到了，供了之後，便判了死刑。

“這樣，”魯克薩結束着說，“便是我怎樣的學得着我的材料，使得我能够寫出這部書，這個今天在慶祝着牠的成功的，這部‘不可信的真理’，使我能斷定公正的裁判有時也是錯誤。”